

# 無所不談的劄記(五)

## ●邵鏡人遺著·王成聖校訂

### 中興名將軼聞趣事

道光年間，鴉片戰爭失敗以後，割地賠款，門戶洞開，弱點畢露，外患日急。洪秀全金田起義，定兩廣，下武漢，破九江，奠都南京，號「太平天國」，自稱「天王」，其勢益張，清軍潰敗無門志，覆亡在即。當時，曾國藩以侍郎在鄉，奉旨辦團練，平土匪，維持鄉村治安，逐漸擴充，竟成勁旅，號「湘軍」，終於蕩平太平軍之亂，撥亂反正，以成一代中興之大業。吾人反復思考何故而至此？實由於曾國藩績學有守，洞明治理，堅苦卓絕，百折不回。同時廣攬文武人才，思賢若渴，賞罰分明，任使有方，認清國家之興衰，把握時代之中心，胡林翼、左宗棠、彭玉慶、李鴻章等亦輔弼有大功。各將領之豐功偉績，史多記載，今僅略述清末中興名將軼聞趣事，以供史家考正。

曾國藩，字伯涵，號濂生，湖南湘鄉人，生於公元一八一一年清嘉慶十六年十月十一日。幼讀書，刻苦自勵，道光十八年成進士，授庶吉士，累官內閣學士、禮部、吏部、兵部侍郎。每在

一部，則必究心典章、制度，以為改革吏治張本，以國家大事為己任，及至起湘軍，膺統帥，討伐太平天國，乃舉四海之名儒、碩學、英雄、才士、專家、畸人，都八十餘人，而致諸幕府，博攬兼容，規模宏濶，又能虛己以受人，無勝人之色，無驕肆之氣，曠然若天地之育萬物，幾與周公旦之握髮吐哺，郭汾陽之精選幕僚先後媲美。曾國藩始編湘軍，納同邑理學家羅澤南已編練就緒之鄉勇一千餘人，助之成軍，遠取威繼光束伍之方法，近參胡林翼訓練之成規，又采新寧舉人江忠源建議編水師，彭玉慶承其專責，湘軍之成功，得力於水師者甚多。

曾國藩討伐太平天國，嘗從兩方面進行，一則革新，接受西洋文化之一部份，一則守舊，亦即恢復中國固有之倫理美德，革新守舊，並顧兼籌，曾國藩之所以成功，對中國之大貢獻，即在於此。他鑑於洪秀全等假冒上帝教派，驅逐滿人爭帝位，推翻中國傳統文化，另樹非中非西之政風，於是毅然以代表中國之正統學派自負，張孔孟之旗幟，以維持中國人倫社會，專從傳統文化，以攻洪楊。其檄文有曰：「……舉中國數千年

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視，不思一為之所也。……」檄文傳出，萬眾響應，他正確的把握了時代之需要，與人心之傾向。

曾國藩無勇冠三軍身先士卒之才氣，而惟能選拔良將，規畫縝密，結硬寨、打硬仗，是其所長。當駐節祁門時，曾國荃、左宗棠，以祁門為死地，勸他移師，不納，卒被敵人包圍，軍心漸亂。國藩乃佩刀自隨，從容部署，手詔諸弟曰：「看此光景，今年殆萬難支持，然吾自咸豐三年以來，久已以身許國，願死疆場，不願死廂下，本其素志，近年在軍中辦事，盡心竭力，毫無愧怍，死即瞑目，毫無悔憾。」又召幕僚將士告誡道：「我今初次進兵，遇險即退，後事何堪設想？我離此一步無死所。賊勢如此，有欲暫歸者，支給三月薪水，事平仍來營，吾不介意。」眾將士聞此皆感泣，人人奮勇爭先，卒將敵擊退，這便是置諸死地而後生。

金陵克復，太平天國敗亡，曾國藩漂於冤死狗烹之戒，疏辭以兩江總督節制四省之師，有云

：「權位太重，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兼防他日外重內輕之勢。……」

同時，提議把裁撤湘軍，剿辦捻匪之責，付諸淮軍。這是他針對清廷懷疑之點，先為道破，不爭權位，不擁武力，功成告退，明哲保身的高明作法。

清廷以曾國藩十年苦戰，出死入生，卒滅頑敵以建偉功，乃封他為毅勇侯，授武英殿大學士，直隸總督，旋調兩江總督，死在任上，贈太傅，諡文正。

### 指出士大夫之通病

曾國藩律已待人，治家理事，以及文學風趣，實有可稱而足樹楷模者頗多。他嘗說：「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故其所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也。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己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又曰：「天下無現成之人才，亦無生知之卓識，大抵皆由於勉強磨練而出耳。」中興人才，冠絕一時，多數皆出自曾國藩之幕府，此由於知人善任陶鑄而成。他又嘗說：「無兵不足以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此其可為浩嘆也。……二十年來，士大夫習於優容苟安，偷修而養狗步，倡為一種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之風，見有慷慨

激以鳴不平者，則相與議其後，以為是不更事，輕薄而好自見……」言之痛切時弊，故國藩一生不走中間路線，不說似是而非之言，篤行實踐，時時以天下為己任。

曾國藩治學雖略崇程朱，而所為古文，深宏駿邁，以戴段之學力，發為馬班之文詞，嘗欲合道與文而為一，更不拘漢宋門戶之見，謂義理、考據、詞章，三者闕一不可。彼不僅於學術、文章、詩詞等，從不放鬆一毫，即寫字一道，亦不稍忽，所作三十年日記，幾無一字潦草，並有寫字七絕云：

「側勢遠從天上下，橫波雜向弩端涵。

刷如丹漆輕輕抹，換似龍蛇節節銜。」

嘗謂：「寫字有三大功用，一是治學之工具；二是治事之工具；三是無窮受用。所謂無窮受用者，可以修身，可以養性，可以悟道，可以發揮人之潛在能力。」國藩論字，主柳骨趙肉，畢生習字，教子習字，並講求書法之道理，然其書，終未臻於上乘耳。相傳國藩與幕僚座談席間，輒言及字不如人為憾！薛福成從容進言：「大師道德、學問、文章、勳業，世無與匹，而區區書法，應讓一般書生露頭角也。」國藩含笑謝之。曾國藩於詩及聯語，亦屬能手，其歲暮雜感有云：

「去年此際賦長征，豪氣欲屠大海鯨。

湖上三更邀月飲，天邊萬嶺挾舟行。

竟將雲夢吞如芥，未信天山割不平。

偏是東皇來去易，又吹草綠滿蓬瀛。」

贈九弟國荃四十一初度有句云：

「九載艱難下百城，漫天箕口復縱橫。今朝一酌黃花酒，始與阿連慶更生。幾年豪筆逐辛酸，科第尼人寸寸難。一劍須臾龍變化，誰能終古老泥蟠。」

豪情盛概，躍然紙間。

### 一別驚春未免有情

世傳國藩一日與友宴敘黃鶴樓，有才妓名「如意」者，向之索書，即席賦贈云：「都道我不如歸去，試問卿於意云何？」寥寥數字，於幽默中則寓無限感慨。又傳於收復金陵後，景象蕭條，為繁榮市容計，乃下令開放秦淮畫舫，江寧知府涂宗瀛理學家也，頗不謂然，而陳請出示禁止，國藩笑曰：「待我領略一番，然後再講。」一日微服泛舟秦淮，青樓中有名妓「春燕」者，溫雅通詞翰，國藩奇之，後為有財力者所娶，不復再見。友人戲請作聯語，書貽之曰：「未免有情，憶酒綠燈紅，一別竟驚春去也；誰能遣此，恨樑空泥落，幾時重盼燕歸來！」吐屬艷麗而有情致，若不似希聖希賢之曾文正公手筆也。

曾國藩喜讀南華經，故能從其中悟解幽默以調劑生趣，每於軍政清閒之餘，燭影搖紅，茶香泛綠，輒集幕僚於一堂，清言娓娓，以輕鬆日間之疲勞。據李鴻章「水窗春曉」記載：「我大帥要我輩一同吃飯，飯畢，即圍坐談論，他老人家又最愛講笑話，惹得大家笑痛肚皮，個個東倒西歪，他偏一些不笑，以五個指頭作把，只管捋鬚，穆然端坐。某夕，又講笑話說：某家家規，無論老少婦女，必須紡織至夜二更始寢，新婦亦不

例外。某晚，新郎輾轉床上，不能入寐，大聲呼  
母曰：「紡織軍聲嘈雜，令人不能安眠。母曰：『  
可將爾媳車打碎好了！』其父在隔壁室中聞之，  
亦大聲呼曰：『如要打碎，連你自己車子亦打碎  
好了，我也睡不着呢。』此笑話說出，衆皆笑倒  
矣。」吾於此悟及國藩創業馭人，萬劫不挫，不  
求近效，銖積寸累，無所不用其極，亦無微不用  
其心。信乎梁任公先生評之曰：「……彼其事業

之成，有所以自養者在也，彼其能率厲羣賢，以  
共同事業之成，有所以字於人且善導人者在也。  
有史以來，不一二觀之大人也已，豈惟中國，抑  
全世界不一二觀之大人也已。……其一生在立志  
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  
不挫屈也。」

### 胡林翼薦賢滿天下

胡文忠公林翼，字潤之，湖南益陽人，嘉慶  
十七年六月初六日生，道光十六年成進士，入翰  
林、授編修，外放擢巡撫。詎料天不假年，五十  
病終，諡文忠。曾國藩奏摺中有曰：「……胡林  
翼之才，勝臣十倍，近年遇事諮詢，尤服其進德  
之猛。」又致周壽山函云：「胡宮保愛國之誠，  
進德之猛，好賢之篤，馭將之厚，察吏之嚴，理  
財之精，何美不備，何日不新，天下寧復有斯人  
哉！」王闓運湘軍志亦云：「中興之業基，實自  
胡。」信非虛語也。吾友黃巖劉子百閱，昔年序  
余書亦言：「……人才之鼎盛，常由於二人之  
所感應而號召，雲從龍，風從虎，則此二人者，  
信乎人間之龍虎也。有清一代之中興，曾、胡

爲龍虎，胡不幸早逝，而曾獨竟其功。……」由  
王、劉兩氏之論，則胡如得壽，其功業必與曾侔  
，甚且過之無疑也。

林翼巡撫湖北，與總督滿人官文，初有隙，  
終釋。蓋官文有愛妾，值生辰，思有以寵之，乃僞  
示百僚，以某日爲夫人壽，迨賀客盈門，始以實  
告，某藩臺已遞手本矣，悉真情，遂怒而言曰：  
「某爲朝廷大僚，安能屈膝於賤妾耶！」亟向門  
者索回手本。斯時，林翼適在旁，自語曰：「好  
藩臺！」但仍昂然入壽。道府以下見巡撫已入壽  
，亦均相隨而入。官文聞此，感激已極。林翼  
回署後，旋以太夫人名義請官妾遊宴，而先請准  
太夫人認官妾爲義女，官妾以兄事林翼。是以官  
、胡兩人能和衷共濟以支撐東南半壁危局，終爲  
蕩平天國之柱石者，繫於一妾之功耳。曾文正公  
日記有言：「吾過湖北晤官某，自審萬不能與此  
人共事，然後知潤之所處之難。」寥寥數語，已  
寫盡賢者爲事委屈求全之苦衷無微不至矣。

先是，林翼方八歲，陶文毅公，澍，初以給  
事中觀察川東，取道益陽入蜀，見之驚爲偉器，  
輒語人曰：「吾已得一快婿矣」，遂以第七女字  
之。十九結婚，二十二中舉人，二十六成進士，  
青雲千霄，名噪於時，惟初隨文毅赴金陵，頗好  
冶遊，時人呼爲「附驥」。或以此密報陶公者，  
公曰：「此子他日必任天下大事，豈有閒暇逸樂  
，此時讓他玩玩無妨也。」及入翰林，痛改前非  
，立志向學，與左宗棠最相契，輒抵掌談天下古  
今事，論列得失，若預知海內將大亂者，相引以爲  
深愛。迨洪、楊軍興，始受清廷特達之知，負封

疆之重寄，乃更以名節勵世，口體之奉，不似曾、  
左之齎苦，雖在軍中，亦輒燕飲。但日常治事，  
極爲謹慎，凡遇四方使至，不論階級高低，莫不  
引坐與談；若見稍有才志者，則必詳詢深論，隨  
筆記之，以備參考。故所薦舉之人才，非平昔之  
相知，由於周諮博采者，亦不鮮焉。嘗曰：「才  
者無求於天下，天下當自求之。」居恒最重視人  
才，彼以爲國家之需人才，猶魚之需水，草木之  
需土，得之則生，失之則死。故於同時人才，如  
左宗棠、彭玉慶、鮑超等，維護尤力，惟湘軍將  
領如雲，意見亦易紛歧，爭執在所不免；林翼奔  
走協調，舌敝唇焦，終能和諧共濟，完成一代之  
功業，林翼之力也。故曾文正稱其「薦賢滿天下  
」，非過譽焉。湘軍戰將鮑超，勇冠三軍，林翼  
以巡撫之尊，與之結爲兄弟。太湖、潛山一役，  
鮑軍被陳玉成包圍，糧道繼絕，乃密令相機退却  
，有過由林翼代爲負責，超愈感奮，誓死不退，  
卒獲大勝。超與將軍多隆阿齊名，互不相下，漸  
至齟齬，林翼聞之特爲二人設宴，席間舉杯泣曰  
：「國家正賴二將軍以剿賊，今賊勢方張，而反  
自相私鬥，吾輩將無死所矣！」語畢，大哭不已  
，多、鮑二人亦相抱而泣，遂和好如初。

英法聯軍之役，清廷令調鮑超軍入京拱衛，  
曾國藩力陳不可，因鮑軍雖善戰，而紀律不佳，  
恐在京肇事；國藩用心亦良苦矣。然超不諒，深  
表快快。林翼特致書超曰：「自來義士忠臣，於  
曾經受恩之人，便終身奉事惟謹。韓信爲王，而  
不忘漂母一飯之恩，張蒼作相，而退朝即奉事王  
陵及陵妻如父母，終身不改，可師，可法。……」

濂帥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也。豈可萌妄念哉！」超乃釋然。後聞林翼病劇，微服問道數百里而抵武昌，林翼以其未為准假，擅離防地而怒斥之，超泣曰：「冒萬死而來，能見公一面，雖死無憾也。」林翼撫慰之，乃揮淚別去。

咸豐三年，以丁憂返籍治喪，及聞三河之役，李續賓、曾國華戰死，官兵亡者近萬人，痛哭嘔血不止，稍癒即返任督師增援，左右以病勸阻者，不納，而湘軍將士聞其扶病來援，莫不感奮；故潰敗之餘，軍威復振，卒能摧強敵，轉危為安，精誠感召之功也。十一年，咸豐帝崩，聞而大慟，病益劇，以是年八月十六日歿於湖北巡撫任所，長才未盡展布，使曾國藩獨竟中興首功，命也，豈其然乎？

### 左宗棠才華動總督

左文襄公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陰人，道光十二年舉人，三試禮部不第，遂絕意會試。究心輿地、兵法，輒發壯語警衆，名在公卿間，常以諸葛亮自比，人目其狂也。初居總督駱秉章幕，專斷擅行，駱亦諒之。駱好飲酒，日與姬妾戲，宗棠諷之曰：「公猶傀儡，無物以牽之，何能動耶！」駱深知其忠，故報之乾笑而已。一日夜半，爲草就奏章，即叩駱內室，大呼不止，秉章起而讀之，擊節稱善，乃命酒對飲而去。故世無宗棠之才，不足以感秉章，無秉章之量，亦不足以容宗棠，相得益彰，堪稱二美具矣。先是，左宗棠在曾國藩幕府，得奏薦賞郎中，國藩給以手札，有「右仰」字樣，宗棠冷笑曰：「他寫右仰，

難道要我左俯不成！」後以報捷金陵，互爭小天王事曲直，竟至衝突，終身有芥蒂。及後宗棠遠征新疆，嘗與客言曰：「我與曾某不協，今彼總督兩江，恐將扼我餉源。」然而，事實上，國藩爲西征籌餉，不遺餘力。故宗棠立大功於西北者，國藩公而忘私有以成之也。賢者公忠體國之精神，足以風世矣。

左宗棠督陝甘時，藩臺林壽圖能詩善飲，性亦詼諧，常相倒樽暢談。某日正飲間，忽接捷報，林盛稱督帥妙算如神，左宗棠拍案自誇曰：「此諸葛之所以爲亮也。」因彼與友人書，輒署「今亮」。林亦拍案曰：「此葛亮之所以爲諸也。」諸與豬諧音，若有諷嘲之意，宗棠從此銜恨壽圖。可見好戴高帽子，賢者猶不能免耳。某年盛暑，宗棠解衣臥便榻上，自摩其腹，洋洋得意。適值材官侍於側，顧謂之曰：「汝知此腹中所藏何物？」對曰：「燕窩魚翅」，宗棠笑叱之！材官又曰：「鴨子火腿」，宗棠大笑而起曰：「汝不知此中皆絕大經綸」。材官咋舌，後常語人曰：「何等金輪，能吞入腹中，況又絕大耶！」聞者皆掩口而笑！左宗棠僅中舉人，因平亂有大功，朝廷特賜同進士，授翰林，終拜東閣大學士，在清一代，係出破格。翰林中人，多不謂然。迨其赴翰林院舉行到院典禮時，諸翰林出迎，皆有輕視之色。既而，宗棠升座，從容四顧曰：「適從何處，遽集到此。」輕鬆兩語，衆皆釋然。禮畢，衆乞書匾額誌盛，宗棠書畢，徐謂衆曰：「諸公俱精六法，願乃屬左某書此，正似小學生，須要先生加圈獎譽也。衆翰林欣然不已，一場大

典，經此從容謙抑應付，終化緊張爲愉快，此宗棠能識大體之所以有大成也。

左宗棠久寄封疆，不諳陳對，初陸見時，西太后慰勞備至，且曰：「汝在外甚久，今在京須早起，想多不便。」彼即操鄉音對曰：「臣在軍中，每日五更時，便要弄起來了。」同班諸大臣，皆掩口匿笑。未幾，兩江總督出缺，遂放外任。晚年，體質肥壯，未嘗以憔悴見於容色。後房蓄青年姬妾多至三十餘人，然好女色，或爲英雄之常事，惟欲吃孔廟兩廡之冷豬頭肉，則終不可得也。

曾、左兩人各能公忠體國，惟內心終未相契，曾爲統帥，左固應抑壯懷，但公餘閒遊，依然歡如摯友。相傳某次，曾、左暇敘時，曾嘗書一聯語戲示左曰：「季子政言高，與余政見輒相左。」左應對下聯曰：「藩臣多誤國，問伊經濟有何曾。」此聯難得將左字、曾名夾入，渾然一氣。及國藩薨於任，宗棠輓以聯曰：「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此聯意，仍讓曾一頭地，而自負亦不凡。論者謂左仍不失大臣忠恕之風度，此中與之所以成功也。

### 彭玉麐最畏幼師母

彭剛直公，字雪琴，玉麐其名，湖南衡陽人，少無行，嗜賭博如命，每賭輒負。其鄰女有梅姑者，美姿容，剛直私之，輒竊取其釵飾質諸當舖，作孤注博，一日，私取梅姑二十金，又賭負，歸而以實告，梅姑曰：「此區區者何足道哉！

但得白首與共，於願足矣。」

彭剛直欲納之爲妾，而家人不允。既而，剛直病危，自撫其膺曰：「死於床褥間，豈大丈夫哉！何若覓一死所。」時湘軍興，乃杖策從軍，爲曾國藩所賞識，統水軍，轉戰東南，身蔽鋒鏑，欲求死所，然往往建奇功，位高勢盛，威名鎮朝野。時梅姑猶健在，然而，寡矣。剛直常過其家，出金周濟，但終未納之耳。剛直平時喜畫梅，自題其廬曰：「梅雪山房」。詩中亦有句云：

「一樹老梅添怪色。」又鐫一小印，文曰：「漢書爲下酒物，梅花是知心人。」夫不得其人，而寄情於物，乃人生之最傷心事；雖然，「人從難得始爲佳，」故不得者，上焉，得則斯爲下矣。豈然？豈其然乎？剛直位高威盛，辟易萬人，但其寡媳，時加面詈，剛直畏而避之。生平又最畏幼時之師母，凡有難解事，得師母片言，立解。彼平日最痛惡鴉片烟，遇有犯者，立斬不赦。某年，與太平軍戰於皖城，敗績，駕小舟逃走，敵軍追之急，而岸上一片荒涼，難尋藏身所，剛直仰天嘆曰：「生我者父母，死我者長江也！浩浩蕩蕩無涯水，清潔還我清潔身。」言已，欲躍入江，左右阻之曰：「將帥得一線必生，寧不以蒼生爲念乎！」俄而，遠見岸上有茅屋，遂舍舟奔屋，見一老人駢臥，撼醒乞救，老人一一詢姓名，戲謂之曰：「吾固知袞袞諸公，滾到此間也。」剛直慚然相視，欲急奔，老人止之，乃藏諸屋後草堆中，仍回屋內駢臥如故。未幾，敵軍果至，詢問會見彭玉慶否？老人故作戰慄狀，答曰：「適見一小舟急東下矣。」敵軍信之，鼓棹東追

，剛直從草堆出，叩問老人姓名，答曰謝姓，望江人，世以扒糞爲業，剛直深德之，即伏地叩頭而去。斯何人耶？竟拯此厄，殆不可解耳。湘軍以餉糈奇窘，遂抽釐助餉，故各地關卡，暴斂橫征，所在皆是，商民深苦之。一日，剛直微服乘小舟過某卡，卡員向其索稅，剛直曰：「空船無貨，安得有費。」卡員曰：「貨有稅，船亦有稅，爾既有船，不論貨也。」剛直仍以無錢懇免，員大怒，扣留其船，撻之；瞬時衛兵至，立令斬員，各關卡聞之，積弊從此盡除矣。

彭剛直晚年以欽差大臣，巡視至皖，合肥李相國鴻章，方勢盛，其猶子某，仗勢，輒奪民間財物婦女，地方官不敢問。有詣剛直密訴者，乃遣使請某至，語之曰：「有人控汝奪民妻女，有之乎？」某自恃勢無恐，直應之曰：「然！」剛直勃然大怒，立命撻之。府縣官聞訊，皆來求情，撫藩亦持手本謁見，剛直一面延見，一面陰令衛士速斬某首，巡撫等尙在客堂，而衛士已持某頭繳令矣。旋即致書李相國曰：「令姪實壞公家聲，想公亦所恨也，吾已爲公處置訖矣。」相國得書，亦只好復謝耳。

彭剛直偶客西湖時，眷愛岳姓小女名「二官」者，有句云：「但願來生再相見，二官未嫁我年輕。」及剛直薨，二官亦尋卒。有好事者代二官答詩云：「侍郎白雪推詩鬢，小女梨渦暈渥丹，私祝來生重相見，枝頭梅子莫青酸。」可謂恰到風趣矣。剛直詩才甚健，惜無專集行世，而吉光片羽流傳於世者，亦復有之。如克復小姑山詩云：「書生笑指戰船來，江上旌旗曙色開。十萬

健兒齊奏凱，彭郎奪得小姑回。」此詩即事生情，何等風流蘊藉，從知天之生才，無美不具也。

### 李鴻章辦外交高手

李文忠公鴻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成進士，入翰林。從曾文正公國藩遊，講求經世之學。以咸豐四年練團勇，得國藩保薦，因以騰達。其率淮軍赴援上海時，嘗親臨虹橋督戰，偏將張遇春大敗回，鴻章令左右取其首，遇春懼，復馳敵陣，奮勇直前，大敗之。是役，太平軍十萬象，淮軍僅數千人，可見哀兵必勝，死地後生，兵家之道也。李鴻章平日對於下屬，若喜之最甚，則必罵曰：「×娘的，好好幹！」凡受罵者莫不喜形色，以爲將升級也。一日，某候補知縣來謁，觀其貌，聽其言而悅之，亦罵曰：「×娘的，好好幹！」某立而對曰：「卑職不敢×大人的娘！」鴻章色沮，無詞以對，然亦不恨焉。

李鴻章負中國數十年大任，兼管外交之衝，其政策與手段固有可議者，然非有心辱國媚外，且對外人詞色矜傲，有自大狂，數十年如一日。當總督直隸時，督署故例，凡外國使節來見，必以酒果招待，場面亦頗瀾綽，而態度從少謙抑。某日，法使來訪，方談天下事，鴻章突然問曰：「君年幾何矣？」西人習慣，忌人問年齡，然懾其威望，亦不能不答。鴻章撫髭而笑曰：「是與吾孫同歲。吾昔年嘗遊巴黎，與汝祖暢談極歡，汝猶能記及否？」法使局促而別，從此輕視之態度，稍稍改變矣。

某年歲暮，俄使專書請定期相見，即批答明日約見。時張侍郎樵野在座，進曰：「明日除夕，公尚有暇接見使節乎？」鴻章曰：「君等眷屬皆在此，守歲迎年，團聚甚樂，老夫蕭然一身，枯坐無俚，不如約個洋人，與之嬉笑，亦消遣之一法耳。」其視外國人，往往如此。猶記民初北京國會議員田桐曾通電反對顧維鈞有言曰：「今日所謂外交家者，皆洋奴也，脅肩諂笑，以媚外人，惟李文忠仗義敢言，不卑不屈，真外交家也。」今之視昔，又不禁感慨系之。

### 擱袁世凱一大巴掌

甲午之役，先是清廷和戰不決，鴻章主和，李鴻藻、翁同龢主戰，形成雙方對抗之勢，清廷乃以一面備戰，一面談和以應付。時袁世凱為駐朝鮮商務總理，迭電告急，鴻章以鎮靜忍耐復示，世凱不得已，謾稱面陳要公，遂得回國，鴻章仍飭其回任，世凱文吾以應，另密圖走翁同龢路線，鴻章偵知其情，召世凱，一怒之下，擱其嘴巴，世凱忿而由津入京，利用機會參加維新派，終出賣維新派，以取悅於西太后，一躍而小站練兵，獨樹一幟，為北洋軍閥「始作俑者」，殆一耳光所貽也！鴻章地下有靈，應悔馭下無方，以致叛已，而遭國家無窮之患。李鴻章巡閱海軍至烟臺，德國駐東亞提督乘巨艦來迎謁，鴻章接待如儀。德將善詞令，極稱鴻章德隆望重，名震五州，夙所景仰，擬訂明日於艦中備酌款待，鴻章允之。歸後語幕友曰：「君等知德將邀飲之惡意乎？吾察其人，外則過於謙恭，內則必有陰謀，彼知

我之衛士，皆習陸軍，不諳水性，不慎風濤，若登海艦，易暈而仆，彼用詭術，使各國觀操演者，引為笑柄，如此，不惟墮吾威名，且損失國家之光榮，不可不預為防之。」於是召衛士營官，授以密計。翌日登德艦，與德將對案坐，衛士分列兩旁，並肩相擠，垂手至髀，又復相互握手，屹立若城垣，亦頗壯觀。迨各國海軍武官皆至，酒數巡，忽聞砲聲隆隆，勢若山崩，海水沸騰，艦身簸蕩，席上酒盤皆翻動，而兩旁衛士分列如故，無一驚仆者，鴻章撚髭目視德將微笑，德將赧然，強作飾詞曰：「辱公光臨，特鳴砲致敬耳。」鴻章笑問曰：「吾素聞貴國克魯伯廠大砲，有名於世，今始知亦如是而已，能使其再開巨聲否！」德將慚沮無言。鴻章歸後輒為人笑述其事。先是，德將初來時，每聞人譽稱鴻章，輒表示輕視意態，自此以後，始甚嘆服，且常語人曰：「中國李鴻章，若似吾德宰相俾斯麥」云。

### 易簣之時不忘國事

李鴻章總督兩江，奉旨內調，繼任者為兄瀚章，鴻章故密繼者姓氏，太夫人尚居督署，詔之曰：「汝即北上，何不將乃母先期遷出督署耶？」鴻章曰：「唯唯！」既而，交接有期矣，太夫人益急，促其速遷，鴻章曰：「無妨也。」越日，門者報曰：「新總督至矣！」旋見戴大紅頂，著花蟒袍之新督，直入後堂，奔至太夫人面前，伏地叩頭曰：「兒來接二弟事！」太夫人恍然悟，快然笑，老懷愉快，可想而知。鴻章故弄玄虛，以取悅於母，其用心亦孝矣。李鴻章以大學士，

歷聘各國，輒挈其子經方同行，長途無俚，父子閒話，嘗謂經方曰：「乃父負國家大任數十年，位極人臣，富貴足矣。果何故而能至此？」經方躊躇未有對，鴻章笑曰：「命運佳耳。」世之不學無術者，一躋高位，予智自雄，以為天下人莫我能，我固應如是也；以視鴻章謙虛自牧，而委之於不可知之命運，其度量高下如何耶？

李鴻章居相位，七十大慶，太夫人猶健在，自撰壽聯云：「已無朝士稱前輩，尚有慈親喚小名。」人生到此，尚有何言！及至晚年，患咯血病，四五日不進飲食，臨危時，家人問以私事，則不答，時周玉山、方伯、馬金三軍門俱侍側，問及國事，則淚落潸下。尤奇者目已瞑矣，玉山大哭曰：「我尚有言，公何遽去耶！」目忽大開，於是語之曰：「俄公使有言：相國即逝世，亦不作難中國，兩宮不久亦自西安回鑾矣。」語畢，目乃堅閉，易簣不忘國事，殆有古大臣之遺風焉。邵健行編纂（未完待續）

### 情報珍聞

## 關山煙塵記

喬家才著定價200元

全書陸百多頁三十五萬字定價貳佰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附郵票貳佰元寄中外雜誌社，立即按址寄書。